

袁守謙的悲憤

●方雪純

政軍界大老袁守謙先生，於民國八十一年十月四日病逝於三軍總醫院，享年九十一歲，當十月五日的電視新聞播出這段消息之後，令人十分震悼。

袁先生號企止，我們湖南的後生晚輩都以企公相稱，表示尊敬。我偶陪企公杖履，是近年間事。因他和吾湘大書法家朱玖瑩之間友情至篤，朱玖公寓台南，每次北上，幾位較熟悉的同鄉必湊個份子，宴請玖公；企公祇要有時間一定參加；企公寫得一手好字，但他寫字必打朱紅格，十分費事，在席間同鄉索取墨寶無不應允，但期限必在數月或綦年之後。因為這個緣故，一年總有一、二次見到企公的機會，而他的記憶力又好，見了面總叫得出名字。他雄於飲，但態度從容，不疾不徐，亦不逞與賭酒，有大臣風。

當然我與企公間有文字來往，要上溯到民國四十八、九年之間，當時他任交通部長，曾有十六國考察之行，返國之後有詩在大華晚報「瀛海同聲」詩欄發表，當時我曾和詩四首在同刊發表：

拜命出國詩彌壯，老杜流離辭愈精，
逼人筆底煙雲意，不負長風萬里行。

存亡興廢總勞思，霸業如何付酒旗，
有客壯心難自己，凱旋門外立多時。

朝折扶桑若木歸，夕來羅馬立斜暉，
始信臥遊非夢境，五洲清露染征衣。

博望星槎亦壯哉，萬邦文物闊胸懷，
采風曷止搗辭翰，還抱澄平上策來。

過了不久，企公爲了謝函，差專人送到圓山遠廬給我，措詞十分客氣；但我一直無緣拜識這位鄉長，乃遲至二十年後始識荊州。在一次集會上，有位同鄉提起此事，企公尙有印象，因而第一次爲我寫一幅長的條幅，成了蝸居客廳中的至寶。

民國七十七年，我再度主編「中共人名錄」，殺青之後，乃恭請企公題署書名；七十九年三月完成印製出版，同年六月，我把國關中心林碧昭主任的謝函和書一冊，親自送到企公府上，我順便代林主任乞求墨寶，企公告以近來身體大不如前，久不爲人作書矣，勉應我請，我與辭後，企公及執事者數人，送我至電梯，其謙恭如此。過了數月，仍未見企公賜書，以爲他忘了，但也

不便催詢。直到八十年六月十九日，企公叫人送來親筆信及所題贈林主任墨寶，他的一諾千金，如此可見一斑。

企公已歸道山，其行誼勸猷自有史家執筆，祇有把一點細微瑣事來湊篇幅，并挽以聯：

是詩哲，是書賢，是酒豪，是軍人，
是政治家，是愷悌長者，盱衡當代人物，
當推此老。

如簡齋，如少逸，如太白，如履午，
如謝太傅，如百忍張公，景行遺徽盛德，
痛悼斯人。

又中央日報民國八十一年十月六日所發表的企公的詩九首，在讀過幾年線裝書人的眼中，也許勉強讀通，略窺其中之意，茲逐首妄加淺釋，藉知此老之感慨和憂忿：

袁守謙再續除夕偶識詩淺釋

故人有月時將護，慰我平居與遠征，
乞以思親西嚮影；迢迢遙映到先塋。

釋：故人有月句，借李白「青天有月來幾時

「意，將溫馨的故人情誼，比作月亮的清暉，安慰着平居或者旅途的我；希望把我西向思親的影子，迢迢的遠映先人的墳墓上。這首詩，藉友誼而思親，旨意宏遠，誦之令人低徊。

瀟湘衡岳失清奇，寧問歸期與別期；况有如山憂患在，廉頗健飯可能移。

釋：故鄉的水色山光已失去往日清奇，（瀟湘是湖南的水名，衡岳是湖南的名山），還問什麼何時歸去，離別了多少年啦！何況此間外有強敵的虎視眈眈，內有彼此不停的傾軋與紛擾，這種局勢，豈是一個退休了的老人所能為力？廉頗健飯，指退休的老人而言。此首抒寫老人因思鄉而憂國，流露出無力感，感慨至深。

卅年夢逐海潮飛，不教渡海緩行歸。可奈層峯回雁陣，不教渡海緩行歸。

釋：卅多年的鄉夢追逐海潮飛向彼岸，令我懸想的人卻不能入夢；怎奈那些政治禁格，卻不許我渡海而阻斷歸程。層峯回雁陣，所指回雁，係回雁峯在湖南衡陽，北雁南飛至此回飛，雁陣指遊子，此典故引用在此十分巧妙，層峯可作最高當局，也可說最高的規定，按目前規定國民黨中央委員和中央評議委員不准返鄉探親，袁為中評會主席團主席之一，故受此限而望海興歎。另一說，為層峯終止動員戡亂，光復難期也。

癡劍幾數着軀肢，三受攻醫改舊姿，行路幾曾輕萬里，歎今八趾怯趨馳。

釋：幾處創疤長在肢體上，三次手術使我改變了舊時姿態，想昔年把行萬里路不放在眼中，

歎今日卻剩下八個腳趾而害怕趨步了。按：企公因癌症切除兩個腳趾，而艱於行。

萬殊諸相與心殊，冰鑑能窮厚貌無，淡美論交時自許，不虞瞰室有侵誣。

釋：形形色色的面孔和其內心是不同的，雖有知人之明能看透厚臉皮嗎？常把君子之交淡如水和朋友論交時自期許，不怕有人瞰室侵凌誣陷了。世間面似忠厚，心實奸詐者大有人在，老人感慨深矣。

胸中點墨萬甲兵，頗解雕蟲負馬革，老閑莞爾審燕編，幸未妄加梨棗厄。

釋：自審胸中墨水不多而羅列數萬甲兵，卻自愧耽戀在文事當中而辜負了疆場事業，老來無事微笑翻閱舊時著作，幸喜沒有拿來災梨禍棗（出版）呢！按：企公資兼文武，舊學造詣至深，惜其著作無付梓的。世間發表慾強烈者居多，雖然不像樣的東西也要印成方塊字送人，視企公豈不愧殺！

不須根觸話翩翩，握驥嘶聲異陣前，應謝計然生聚策，燕安已倍沼吳年。

釋：不須有感觸便滔滔多話，要曉得拉磨老馬的嘶聲是有異於陣前戰馬的（在野的人說話是不同在朝的）；但還要感謝生聚教訓的計策是對的，使我們耽安燕樂兩倍於沼吳之年（四十年）了。按：未能光復神州之沉痛，企公不輸劍南。久居客地習滑同，蜚態鯨情似可通，儘許深盆引長嘯，餘程猶在劫塵中。

釋：在客地住久了生活習慣也漸漸同化了，

世情的變幻、人事的滄桑那有不通達的；還是大杯飲酒長嘯吧，來日還活在擾攘攘攘的塵世啊！

習知為學自匡持，毫及曾無解甲期，力禦外魔窺靜境，閉門何似閉心時。

釋：我習知作學問全靠自己把握，九十歲到了也沒有鬆懈的時刻；儘力抵禦外界的紛擾侵及內心的寧靜，閉門謝客還不如緊閉心扉呢！按：企公閉門謝客久矣，「閉心」一辭，可謂對世事失望極矣，豈料一語成讖，九十甫度即捐館舍，痛哉。

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為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。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壹仟捌佰元，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寫明收件人姓名，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。

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污損，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。